

# 關於中文名詞性結構的語法特徵

## —以語序及語義功能為中心—

勝川裕子

名古屋大學人文學研究科 副教授

### 摘要

通過比較中文名詞性結構“那個戴眼鏡的人”及“戴眼鏡的那個人”可發現，兩者差異僅在於定語成分中“那個”及“戴眼鏡的”語序不同，語義卻無太大區別。同樣在日語中，若不存在特殊的上下文語境，「あの眼鏡をかけた人」和「眼鏡をかけたあの人」在語義上也並無不同。

可是，在實際語境中，這兩種表現形式既非可以任意選擇其一，也並非隨時可以互換。本文將以中文定語中數量詞和其他修飾成分的前後語序關係、以及所表達的語義功能為中心，對中文名詞性結構的語法特徵進行考察。

**關鍵字：**限定、描寫、多項定語短語、屬性定語前置型、屬性定語後置型

### 1· 序言

如下文例（1a）及例（1b）中的兩個短語，其差異僅在於定語成分中【指示代詞+（數）量詞】“那個”及其他修飾成分“戴眼鏡的”語序不同，語義卻無太大區別。同樣在日語中，若不存在特殊的上下文語境，「あの眼鏡をかけた人」和「眼鏡をかけたあの人」在語義上也並無不同。

- (1) a 那個戴眼鏡的人  
b 戴眼鏡的那個人

可是，在實際語境中，例（1a）和（1b）兩種表現形式既非可以任意選擇其一，也並非隨時可以互換。本文將以數量詞和定語修飾成分的前後語序關係、以及所表達的語義功能為中心，對中文名詞性結構的語法特徵進行考察。

### 2· “NP<sub>1</sub>的NP<sub>2</sub>”和數量詞

中文的定語成分可以是由各類詞性的詞匯組成的短語或短句，本文為使立論更加鮮明，僅將名詞性定語成分（NP<sub>1</sub>）作為考察對象。

在“NP<sub>1</sub>的NP<sub>2</sub>”結構中，NP<sub>1</sub>和NP<sub>2</sub>存在多種語義關係，但總體而言，NP<sub>1</sub>之於NP<sub>2</sub>的語法意義基本可概括為“限定”和“描寫”兩類<sup>1</sup>。如例（2）中，“王五”限定了“父親”一詞的語義範圍不致向外擴展；而例（3）中，“塑料”則是對“杯子”內在屬性的描寫<sup>2</sup>，這兩句在語義上都不存在歧義。但再看例（4），在不同語境下，會出現“張三所擁有的書”、

“張三寫的書”或“寫有張三這個人物的書”等多種解釋<sup>3</sup>。

- (2) 王五的父親
- (3) 塑料(的)杯子
- (4) 張三的書

可見，若從語用角度考慮“NP<sub>1</sub>的NP<sub>2</sub>”結構的語義特徵，只要NP<sub>1</sub>和NP<sub>2</sub>之間存在某種語義關係，就可以較為隨意地組成“NP<sub>1</sub>的NP<sub>2</sub>”這一表現形式。換言之，如例(4)這樣擁有多重含義的表達，其中NP<sub>1</sub>和NP<sub>2</sub>之間的語義關係是由上下文語境所決定的。下文的例(5)和例(6)也同理如此。

- (5) 法官的父親
- (6) 熊貓的杯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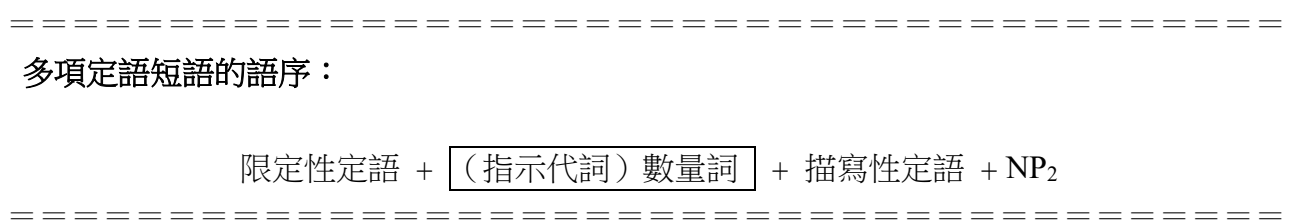
通過比較例(5)與例(2)，以及例(6)與例(3)可以明顯看出，當NP<sub>1</sub>既可以是領屬者，又可以表屬性時，“NP<sub>1</sub>的NP<sub>2</sub>”會有多重含義。然而，通常我們可以通過上下文準確判斷語義，所以在無特定語境限制的情況下，例(7a)中“你的書”的意思為“你所擁有的書”，例(7b)中“魯迅的書”意思則為“魯迅寫的書”。

- (7) a 你的書，可以借給我嗎？
- b 魯迅的書，可以借給我嗎？

例(7a)與例(7b)分別表示領屬和屬性關係，但我們從句法結構上看不出兩者NP<sub>1</sub>和NP<sub>2</sub>之間語義關係的差異，而需要通過上下文判斷。並且，如將兩者意思相疊加，則可組成如下文例(8)，但不會說“\*魯迅的這本你的書”，同樣地，日語語序也不可能是「\*魯迅のこの君の本」。

- (8) 你(的)這本魯迅的書，可以借給我嗎？

早有先行研究指出，在中文中，表示數量的短語(數量詞/指示代詞+數量詞)通常會被放在多項定語短語中的固定位置——即在以表示時間、空間及領屬關係為代表的限定性定語之後；在表示被修飾語(NP<sub>2</sub>)屬性等的描寫性定語之前<sup>4</sup>。具體語序關係可見下方圖示：



若將例(8)拆分開來看，以指示代詞+量詞“這本”為分界，“你的(這本)書”中限定了

書的領屬者是“你”，所以語序為“你的這本書”。而後半“魯迅的書”中，“魯迅”與“書”並非領屬關係，而是表示了書的“作者”這一內在屬性，所以語序為“這本魯迅的書”<sup>5</sup>。

我們再接下來注意觀察例（9）和例（10）的語序。

（9）江華仰起頭來望望林道靜那張熱情、興奮的臉，不禁稍稍感到了驚異。

（楊沫《青春之歌》）

（10）她長得非常漂亮，人們說她有一張大明星的臉。

例（9）中“林道靜”是與 NP<sub>2</sub> “臉”之間為領屬關係，作為“臉”的領屬者被放在限定性定語的位置上，因此不可以說“\*那張林道靜的熱情、興奮的臉”。而例（10）中，“大明星”不是“臉”的領屬者，而是描寫了“像大明星一樣漂亮端正的容貌”這一“臉”的屬性，並非指某個實際存在的特定人物。

如上所述，若“NP<sub>1</sub>的 NP<sub>2</sub>”結構中出現了（指示代詞）數量詞，那麼根據其所在位置，我們也可從句法結構上判斷出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之間究竟為領屬關係或屬性關係。

### 3·屬性的限定功能化

我們可以將上文考察總結如下：

當用中文表達“張三（所擁有）的照片”和“張三（被拍攝）的照片”時，可以通過在“張三的照片”中加入（指示代詞）數量詞，來區分 NP<sub>1</sub> “張三”和 NP<sub>2</sub> “照片”之間語義關係的差異。表達“張三所擁有的照片”含義時，“張三”限定了“照片”的領屬者，語序如例（11）所示，而在“張三被拍攝的照片”義項中，“張三”則成為對“照片”內在屬性的描寫，語序如例（12）。例（13）“這張小白兔的照片”亦可通用上述解釋。

（11）張三的這張照片在哪裡買的？我也喜歡這個女演員。

（12）這張張三的照片照得真好啊，比本人還帥。

（13）這張小白兔的照片

可是，在實際的語言材料中，我們會發現有時雖然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之間為屬性關係，但 NP<sub>1</sub> 仍出現於數量詞之前的情況。如下文例（14）及例（15），這兩個例句中 NP<sub>2</sub> 都是“信”，NP<sub>1</sub> 各為“男朋友／表哥”，通過側面描寫表達“寫信人”這一內在屬性，但例（14）中 NP<sub>1</sub> 被置於數量詞之前，例（15）中則在數量詞之後。例（15）中的“表哥”雖然位於數量詞之前，但他並非 NP<sub>2</sub> “信”的領屬者，只能判定其為屬性定語。

（14）前幾天，打掃衛生的時候在床底下發現了多年前收到的一封男朋友的信。

（15）本來在臨放暑假的時候，她接到過表哥的一封信，信裡說放暑假的時候他們不離開學校。（楊沫《青春之歌》）

同樣如下文例（16）和例（17），兩句中的 NP<sub>1</sub> “齊白石”都是 NP<sub>2</sub> “畫”的作者，兩者為屬性關係，但兩句中 NP<sub>1</sub> 的位置卻不相同。

(16) 北京美術館展出了一幅齊白石的畫。

(17) 我終於找到了遺失多年的齊白石的這幅畫。

例(15)中的“表哥的”和例(17)中的“齊白石的”，分別是對“信”和“畫”的屬性進行描寫，在句法結構上應當放置於(指示代詞)數量詞之後。可是，在實際語境下，像這樣屬性定語前置的例子可謂屢見不鮮，而且相較於屬性定語後置的例子，這兩種表現形式並非總是可以互換。

如下文例(18)和例(19)中的 NP<sub>1</sub> 雖都是“父母”，但含義卻各不相同。例(18)中的“父母”並非“特指”，僅是描寫“臉”屬性的成分。例(18)對於“孩子放學回到家裡面對的臉”是怎樣的(屬性)，以“數落自己的父母的”進行描寫，同時後續“嘮叨的／訓斥的／打罵的／催促作業的”一連串描寫疊加，使“臉”的屬性更加清晰具體。這種情況下，這些屬性定語成分無法被前置到限定性定語的位置上，可以看到例(18')的表達則不自然。相反，在例(19)中，“父母”特指實際存在的“(他的)雙親”，通過將其前置到限定性定語的位置上，所表達的語義不僅僅是“寫信人”這一屬性，而是被升華到“他收到的惟一的信不是來自於他人，是來自於雙親”的高度。換言之，當需要突出“特指”的屬性定語與其他的對比關係，進而發揮限定作用時，會將其前置到(指示代詞)數量詞之前，放於限定性定語的位置<sup>6</sup>。例(19)中的“惟一”更是加強了“父母”的限定功能。

(18) 請設想一下，一個孩子經過一天的學校生活，回到家裡，面對的是一張數落自己的父母的臉，一張嘮叨的臉，一張訓斥的臉，一張打罵的臉，一張催促作業的臉，他的心理會怎樣？(周明星《家庭教育新區》)

(18') ?請設想一下，一個孩子經過一天的學校生活，回到家裡，面對的是數落自己的父母的一張臉，……

(19) 他說，他一直在等著我給他寫信。六年來，除了在第一年裡還曾收到過惟一父母的一封信，到此以後就再也沒有收到過第二封信了。(董懿娜《玻璃心的日子》)

接下來，我們將對屬性定語前置型和後置型如何在實際語境中被區分使用進行考察。下文例(20)為陳述池莉在發表新作《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時過程的段落，以“池莉”為 NP<sub>1</sub>，段落中分別包含屬性定語後置型①和前置型②。

(20) 由《收穫》文學雜誌社、雲南人民出版社等單位共同策劃出版了一套“金收穫”叢書，其中有①一本池莉的新作《懷念聲名狼藉的日子》。寫知青的作品已經太多，作為一個知名作家，今天開始寫知青題材似乎有點風險，那麼池莉自己到底是怎麼想的？②池莉這部“知青小說”與她以往的風格是否不同？

(搜狐新聞 2001 年 4 月 6 日)

例(20)中的①為存現句，池莉的新作首次在文中被提及。此時，NP<sub>1</sub>“池莉”的語義功能在於，對後文中首次出現的 NP<sub>2</sub>“新作”的屬性進行描寫，表達這具體是怎樣的事物、到底是誰的新作，由此，NP<sub>2</sub>在下文中被區別化、並成為特指。而在例(20)的②中，作為①中“新作”的屬性被提及的 NP<sub>1</sub>“池莉”，通過將其前置到限定性定語的位置，更突出了在數量眾

多的“知青小說”中，這部是出自“池莉”的作品。在①中僅是對 NP<sub>2</sub> “新作”進行屬性描寫的 NP<sub>1</sub> “池莉”，到②中則因其可以與其他作者區分的屬性，從而具有了限定功能。

通過以上觀察我們可以看出，屬性定語前置型與後置型無論在使用場景或表達意圖上都不同。首先，當需要對語境中首次出現的事物 NP<sub>2</sub> 進行描寫，展現其具體是怎樣的事物、擁有何種屬性時，會選擇屬性定語後置型表達。此時，不論 NP<sub>1</sub> 是否為特指、是否實際存在，皆可通用。另一方面，針對文中既已出現的 NP<sub>2</sub>，若 NP<sub>1</sub> 為“特指”，且作用不僅在於描寫 NP<sub>2</sub> 的屬性使其區別化，而是通過 NP<sub>1</sub> 具備的屬性與其他產生對比，發揮限定功能時，則選用屬性定語前置型表達。

#### 4·結語

最後，我們再回頭看下最初的例句。例(21a)和例(21b)中的“戴眼鏡的”都是對“(那個)人”的外觀特徵進行描寫，若排除上下文單獨看短語，很難讀出兩句語義上的差異。

- (21) a 那個戴眼鏡的人  
b 戴眼鏡的那個人

可是，當上述短語進入到下文例(22a)和例(22b)的語境中，則可清晰看出兩句的差異。例(22a)是對結婚對象郭慶蘭這一人物的描寫，郭慶蘭具備“戴眼鏡”、是位“女性”“教師”這些特徵。而在例(22b)中，針對前文中已經導入場景的“那兩個人”，以其中一個人“戴眼鏡”來與“另一個”區分，可以看出“戴眼鏡的”已具備了對比限定的功能。

- (22) a 在討論我們回印度的問題以前，我要告訴你一件事。1941年11月25日我和郭慶蘭同志結婚了。她就是那個戴眼鏡的女教員。(人民日報 1982年12月6日)

- b 她嘻嘻哈哈地和那兩個人開著玩笑。“你們是旅行結婚？”戴眼鏡的那個問我。我哼哼哈哈，不置可否。“我愛人不太愛說話。”“性格內向？”另一個笑著瞅我。(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綜上所述，中文定語成分中(指示代詞)數量詞的位置、及其前後修飾成分的語義功能，可根據上下文語境靈活選擇，並非一成不變的。同時，通過以上考察也可以看出，(指示代詞)數量詞所在的位置，亦可成為判斷其前後修飾成分語義功能的標杆。

#### 註

- 1 參考朱德熙 1956、劉月華等 1983。袁毓林 1995 指出，所有的名詞性定語結構(本文中的 NP<sub>1</sub>)可大致分為領屬性定語和屬性定語兩類。
- 2 屬性關係的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之間通常不加“的”，直接相連。“孩子的脾氣”(領屬關係)和“孩子脾氣”(屬性關係)很好地體現了這一對比。
- 3 在日語中「張三の本」也同樣如此。「NP<sub>1</sub>のNP<sub>2</sub>」也如同中文，只要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之間存在某種語義關係，就可以較隨意地構成這一表現形式。此外，英語的話如下文例句所示，雖然“張三的书”存在兩種表達形式，但例(a)語義僅為“寫有張三這個人物的書”，例(b)則和中文、日語相同，存在歧義。具體請參考西山 1993。

- a the book of Zhangsan

## b Zhangsan's book

4 描寫性定語雖然種類繁多，但大致可分為表示大小、色彩、形狀的外在屬性，以及表示材質、功能的內在屬性兩類，其中表內在屬性成分的位置會更靠近中心語。越接近本質的屬性則越靠近中心語，而外在屬性或表數量、時間、空間、領屬者的限定性定語，則依次往遠離中心語的外圍排列。

• 他昨天在商店買的那件大號黑色羊皮外套

5 除“這本魯迅的書”外，“魯迅的這本書”亦可成立。兩種表現形式的使用分佈和各自的語義特徵將在下文論述。

6 古川 1994 和原 1997 指出，關於狀態形容詞和數量詞的語序，也存在相同現象。當狀態形容詞（Z）修飾名詞（M）時，Z 的語義功能在於對 M 進行屬性描寫，所以通常語序會在數量詞（SL）之後，組成 SL+Z+M 結構。但同時也存在 Z 出現於 SL 之前，形成 Z+SL+M 結構的情況。古川 1994 稱這種 Z+SL+M 結構的語用特徵為“出乎意料”，意指上下文發展的狀態出乎 Z 的意料之外。古川指出，Z+SL+M 這一表現形式專用來表現如下文例句所示的典型具有出乎意料含義的語句。

• 桌子上有一本厚厚的書。（古川 1994）

• 厚厚的一本書，半個小時就看完了。（古川 1994）

套用本文的觀點來說，通過將“厚厚的”（Z）前置到限定性定語的位置，其作用不僅是對“書”（本文中的 NP<sub>2</sub>）具體屬性的描寫，更通過其屬性 Z 來對 M 進行對比限定，可讀出“（與其他書相比）僅用半小時就讀完了如此厚的一本”的語義。

## 参考文献

大河内康憲（1985），「量詞の個體化機能」，『中國語學』232 號。

大島吉郎（1987），「“是個 NP”について」，『中國語研究』27 號，白帝社。

奧津敬一郎（2007），「連體即連用？—日本語の基本構造と諸相—」，ひつじ書房。

勝川裕子（2013），『現代中國語における「領屬」の諸相』，白帝社。

加藤重弘（2003），『日本語修飾構造の語用論的研究』，ひつじ書房。

杉村博文（1991），「醫者の目」，『中國語學習 Q&A101』，大修館書店。

杉村博文（1994），『中國語文法教室』，大修館書店。

中川正之・李浚哲（1997），「日中兩國語における數量表現」，大河内康憲編『日本語と中國語の對照研究論文集』，くろしお出版。

西山佑司（1993），「「NP<sub>1</sub>の NP<sub>2</sub>」と“NP<sub>1</sub> of NP<sub>2</sub>”」，『日本語學』10 月號，明治書院。

原由起子（1997），「<一個甚麼樣的人>と<甚麼樣一個人>」，『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 中國語學論文集』，東方書店。

古川裕（1994），「狀態形容詞を含む名詞句の特性—“厚厚的一本書”と“一本厚厚的書”—」，『中國語』9 月號，內山書店。

丁聲樹（1961），《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古川裕（1989），<“的 s”字結構及其所能修飾的名詞>，《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

劉月華等（1983），《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孫海英（2007），《漢日動詞謂語類非限制定語從句對比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袁毓林（1995），<謂詞隱含及其句法後果>，《中國語文》第 4 期。

朱德熙（1956），<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語言研究》第 1 期。

朱德熙（1982），《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